

热历史

大寒：寒雪消处春意升

腊酒自盈樽，金炉兽炭温。年关将近，大寒已至。在二十四节气的终章，寒潮裹挟着岁末的暮时，也标志着世间万物的轮回复始。

大寒即为极致的严寒。据古籍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所载，“十二月中，月初寒尚小，故云。月半则大矣。”《二十四气解》则言：“大者，乃凛冽之极限。”大寒节气，频繁南下的寒潮，带走了空气中的余温与水汽；此时寒风朔朔，积雪不化，天地间雪虐风饕，唯留极致的凛冽。晨起时分，映入眼帘的是“阶前冻银床，檐头冰钟乳”；放眼远眺，举目皆为一派“风鸣北户霜威重，云压南山雪意高”；大雪未消，小酌之间吟叹“大寒岂可无杯酒，欲致多多恨未能”。在一片清寒间围炉静坐，却是难得的静谧温情。

古代将大寒分为三候：一候鸡乳，即进入大寒时节，母鸡感受到寒冷中的春意，开始准备抱卵育雏；二候征鸟厉疾，指鹰隼猛禽杀气盛极，变得迅猛凶戾，更善猎击，为御寒加紧觅食；三候水泽腹坚，意为湖水冰冻到了极致，连河心也变得坚固，也成就了冰面嬉戏的欢乐。物候转化中，蕴藏着循环往复的自然哲理。正所谓“大寒到顶点，日后天渐暖”。千里冰封之下，众生在蛰伏中积蓄能量，只待寒极必暖、冰雪消融，在春天绽放最昂扬的生机，让人不得不叹，四时流转间皆是万缕哲思。世间千子须臾事，须知一时颠簸起伏不足惧哉，否极泰来，枯木逢春才是不易之理。世事无常中，唯有处逆境而不冤抑、于顺境亦不沦溺，才能在人生沉浮中安之若素，涵养一份明月入怀的旷达心境。

农谚有云，“大寒一夜星，谷米贵如金”。大寒是气温变化的极点，冷暖规律也影响着农事生产。在北方地区，广袤的田野已被冰雪覆盖，并无太多农活。人们在农闲时刻进行“歇冬”，一方面顺应天时、休养生息，另一方面也应注意牲畜的防寒防冻与土地的积肥堆肥，为开春耕作做好准备。在南方，土地尚未冻结，依旧需要加强对作物的田间管



▲永济市华夏传统文化整理研究中心大寒节气墙绘 记者 刘亚 摄

理。此时正值一年中雨水最少的时段，适时浇灌对作物的生长大有好处，因此，做好防寒防冻、兴修水利、追施冬肥工作尤为重要。此外，大寒的气候还映照着人们对来年丰收的向往。“大寒见三白，农人衣食足”“大寒天若雨，正二三月雨水多”“大寒猪屯湿，三月谷芽烂”等俗语，凝结着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汗水与智慧的结晶；对风调雨顺的期许，更折射着绵延千年的农耕文明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。

正所谓“大寒迎年”——大寒守着岁末，年节又在立春前后，两者往往相互重合。每逢此时，空气中愈发弥漫着辞旧迎新的浓厚“年味”，多彩的民俗也增添了欢乐的氛围。人们纷纷“沐浴”“除尘”“糊窗”“趁墟”，在清理旧物、打扫卫生、装点住所、置办年货的忙碌中，将烦恼忧愁一扫而空，迎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面貌。大寒当天，还有丰富的食俗。不少地方都有“食糯”的习惯，通过食用八宝饭等糯米制食物，达到益气健脾、驱寒保暖的良效。北京民间在大寒则吃年糕，也称“消寒糕”，以“年年高”的谐音博得步步高升的好彩头。在南方，人们有“尾牙祭”的习俗，本是为了感激土地公护佑作物收成与事业生意，现在也演变为年末宴请亲友、犒赏员工的聚会美餐。

岁终大祭，开怀宴饮，一年的辛劳在寒冷气温与红火民俗的反差交叠中画上句号；万家灯火处，又寄托安放多少渴望休憩和团圆的心。

小寒大寒，无风自寒。三九四九天，正是“冷成一团”的时候；年末做好进补与养生，正当其时。大寒的养生，重点在一个“藏”字，要安心养性、凝神敛气，注重气血的和顺与心境舒畅，做到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，顺应冬季闭藏的特性。日常起居还要注重劳逸结合，亦可早睡早起、保障充足睡眠；还要格外注意御寒保暖，及时添加衣物，避免寒症侵袭，诱发其他疾病。在饮食方面，在“冬藏”与“春生”交替之际，冬日的进补也应当遵循养阴温阳的原则，顺应季节变化、注重顾护脾胃。大寒有吃“三冬”之说，即食用冬瓜、冬枣、冬甘蔗，达到清热润燥、补肺益胃的效果；亦可多食桂圆、红枣等物，有暖心护肝的作用，为阳气生发做好准备；红薯、山药、土豆等根茎类蔬菜，则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热量与维生素，让身体做好冬天最后的滋养，迎接春天的到来。

大寒已至，冰雪未消。人们在苍茫天地中寻觅一份心安，在遥遥归途中守望世间温暖。伫立于风冷云寒之际，让我们共同静待即将绽放的春意一抹。 (《光明日报》)

生活史

食盒的流行

“食盒”就是盛放食物的盒子。

到了宋代，与今天颇为相似的“外卖”行业诞生了。“外卖”的繁荣，促使酒馆和餐馆采用“食盒”运送熟食，促进了“食盒”的流行。

宋代“食盒”呈大小不一的箱状，大的有半人多高，要两个人肩扛才能搬动；小的一尺来高，一个人就能提动。这种“食盒”不仅当时的餐饮业使用，在生活中也广为流行。

宋、元时期，野游是人们放飞心情、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，贵族阶层对这一活动尤为重视。所以，达官贵人野游时，往往跟着长长的队伍，担食盒的侍从或下人走在最后。文人相聚出游时，食盒更是常见的用具。南宋名画《春游晚归图》中，就可见一人提着一个有双层抽屉的方形食盒。这类或搬或抬的食盒以木质居多，多用紫檀、黄花梨、鸡翅木等质地细腻、色泽光滑的硬木制作。这类木料结实坚韧，做成食盒后耐磕碰，有一定的重量，盛放其中的食品在运送途中不易晃动。

古代食盒较为常见的类型，除上述长方形箱状的“提盒”或“抬盒”外，还有一类是用于端拿食物的“捧盒”。

在古代，食盒除了充当盛放、搬运食物的工具之外，往往还有许多特殊寓意，在不同场合、不同环境下，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。例如，在古代中国，赐食和馈食各是上对下或下对上的礼节。尤其上级对下级的赐食，是一种赐食之意不在“食”的特殊饮食现象。 (《燕赵晚报》)



▲运城古玩城古董店售卖的食盒 记者 刘亚 摄

史海钩沉 实至名归的“宝贝”

在一般人看来，贝似乎与内陆地区的人们没有多少关系。然而，从出土的远古文物中可以看到，其中有数量众多的海贝、蚌壳、石贝、骨贝、金贝等，它们真实地出现在内陆地区，引发人们无尽的遐想。

除了以物易物，古代还有用具体的物品充当货币的，如墨西哥古时候以椰子和棉布作为货币，中国古代以贝壳为货币，这些可谓现代货币的始祖。远古时期的海贝不容易得到，谁拥有的海贝多，就表明谁的财富多。直到公元1855年，在非洲的赞比亚，2枚海贝还能买1个奴隶，5枚海贝能买1只象牙。

古时候，人们就将贝视为宝物。唐代李善注引《琴操》中的文字写道：商时，“纣徙文王于羑里，择日欲杀之。于是太颠、散宜生、南官适之属，得水中大贝以献，纣立出西伯。”商纣王抓住了周文王，准备把他杀掉，太颠等文王旧属献上一枚珍奇的大贝壳，于是，纣王便将周文王放了回去。商纣贪贝，却不想换来的是“放虎归山”的周文王操练兵马，又得了姜太公的辅佐，很快强大起来，最终灭了商。一枚大贝壳救了文王一命，可见大贝壳之珍贵。

殷商时期有关贝的事情都是大事，都得记录。1959年出土的一件殷商鼎，就有“王赏戍嗣子贝廿朋”的铭文。海贝质量轻，容易携带，也耐储存，最重要的是“能零能整”。当时5个海贝串成一串，2串就成为1朋。可想而知，“王赏戍嗣子贝廿朋”已然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。

在汉字之中，凡与钱财、货物买卖有关的文字，大都从“贝”，如“贡”“赋”“财”“贩”“费”“账”等都与“贝”字有关。 (《青海日报》)



▲永济博物馆历史文化展展出的战国骨贝 记者 刘亚 摄

文史拾零 中国鹰：氏族图腾 英雄标志

鹰，是鸟中之王，空中霸主。

不同地区的文化自然有其差异性。我国的北方民族视鹰为神物，以鹰为族徽和图腾。在中原地区，鹰则是战无不胜的标志。同时，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人们在鹰身上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和吉祥寓意，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鹰文化。《列子·黄帝篇》中记载：“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帅熊、罴、狼、豹、虎为前驱，雕、鹞、鹰、鸢为旗帜。”传说黄帝在涿鹿之野战胜蚩尤后，作《桐鼓曲》以示庆祝，其中一章名为“雕鹞争”，是中国最早把鹰作为战斗胜利的象征。

自然界中的鹰，具有孤傲独立的气质，庄严、强悍、勇猛的性格和敏捷、矫健、优雅的神采。鹰有非常大而成钩形的喙，以便将肉从猎物身上撕下来。它那强壮的腿和非常有力的爪，甚至可以将几十斤重的猎物抓起来飞行。鹰还有极为锐利的视力，可以从很远的地方看见猎物，这些都是鹰之所以成为空中霸

主的显著特征。

在我国传统吉祥文化中，鹰不仅是北方民族的图腾和勇猛、胜利的象征，也是英雄的象征和家宅的守护神。唐以后，龙的形象也从兽爪变成鹰爪。

人们将鹰与英雄联系起来，不仅是因为鹰为鸟中之王，还因“鹰”与“英”谐音。什么叫“英”？什么叫“雄”？魏刘邵在《人物志》中说：“夫草之精秀者为英，兽之特群者为雄，故聪明秀出谓之英，胆力过人谓之雄。”鹰天生聪明勇猛，以鹰象征英雄可谓十分恰当。在传统吉祥图中，以此为题材的有“英雄独立”图，图中画一雄鹰立于礁石之上，寓意英雄独步天下，驰骋江山。“英雄独立”图的另一表现形式为雄鹰站在松枝上，此图运用谐音手法构成，即“鹰”与“英”谐音，“松”与“雄”谐音。 (《广州日报》)



▲运城工艺美术馆展出的“大展鸿图”主题画作 记者 刘亚 摄